“我与科大的故事”征文

MARK J往事回首

✻ 郑志鹏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们在丁肇中先生领导的Mark J探测器上学习、工作至今已40年了。那些紧张而有意义的经历至今令人难忘，对我们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影响深远。为了纪念这段不平凡的生活，我记录下几件印象深刻的往事。

1973年高能所成立之初，所里很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培训活动，如英语学习班，专业讲座和学术报告。1975年丁肇中教授到所里作报告，听众挤满了讲堂，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听了之后对其发现的新粒子感到十分好奇，被他准备在德国汉堡新建的大型探测器及其物理目标深深吸引。

1977年，丁肇中先生获诺贝尔物理奖之后不久再次访问中国，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接见时，邓小平希望他为中国培养科学人才，并提出培养一百人的要求。丁先生回答说：“可以培养，但第一批先送十人到我实验室工作、学习吧。”邓小平同意了他的考虑，并对丁先生的许诺表示感谢。于是国内有关部门此做出安排，准备从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挑选八人，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挑选两人，共十人到丁肇中实验室学习、工作。

经过严格的考核后，我有幸成为这十人之一。因为是文革以后第一批出国学习，国家特别重视。出国前，中科院院长方毅到高能所接见了我们第一批先行的六人。

1978年元旦刚过，我和唐孝威、马基茂、郁忠强、童国梁、张长春等六人便乘飞机从北京飞往巴黎，再换乘火车到波恩，第二天乘火车抵达汉堡。丁肇中已在火车站接我们，热情和每一位握手，表示欢迎。接着带我们来到了他所工作的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DESY）。安排好我们的住宿后他对我们说：“明天上午九点，在会议室见面。”

到DESY的第二天，紧张的工作就开始了。为了赶在PETRA加速器出来前造好Mark J探测器，只剩下一年多的时间，因此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丁肇中带头，大家每天从早上9点一直干到半夜12点，除了睡觉、吃饭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工作。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也不例外。因为当时年轻，想多学些东西，早日完成自己承担的任务，也就很快适应下来了。

刚到DESY不久后中国同事与组内外国同事的合影 **摄影 丁肇中**

当年3月，中国科大的许咨宗，杨保忠和高能所的朱永生，吴坚武也来了，十人都到齐了。

一次，丁先生请我们吃饭，逐一询问每个人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们都一一作答。他统计后发现我们十人中有5位是从中国科大毕业的，即朱永生，许咨宗，杨保忠，吴坚武和我，于是对中国科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向我们询问中国科大的详细情况。

我们向他介绍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1958年成立的，首任校长是郭沫若，是由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联合创办的，充分利用中国科学院及下属研究所的资源优势，形成科学院办校，研究所与相应院系紧密结合，高年级学生在研究所做论文的特色。办校宗旨在于满足国家重大科技需求，

丁先生80年代末访问高能物理所时与作者亲切握手。

培养高端科学技术人才。首任系主任中有吴有训，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我们五位都是从科大原子核物理及工程系(后改为近代物理系)毕业的。在校时的系主任是赵忠尧先生，任课教师中有张文裕，关肇直，梅镇岳，彭桓武、朱洪元、李整武等知名学者。丁先生说，赵忠尧是正电子湮灭现象的发现者，对正电子发现有重要贡献。张文裕在高能实验物理方面成果卓著，他们二人都令他十分尊重。以后他多次向我们打听在大学里都学了哪些课程。当我告诉他，我们学过原子核物理课，是梅镇岳教的。正好当时手头上有一本梅先生编的《原子核物理》教科书，就拿给他看。他仔细翻阅后说，内容很新、很全，相当于美国研究生的教材。

1982年，丁先生又访问了科大。不久后我们见面时，他对我说起他访问科大后的感想。他对科大的校园环境、校风及办学理念还有少年班都赞不绝口，并称赞科大是中国的MIT。以后又在1984年和1992年两次重访科大，并从优秀本科生中挑选研究生，他对科大、科大学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还有一件生活小事至今难忘。一次丁先生访问北京后回到DESY，打电话叫我们几位中国同事到他办公室，将一张张我们亲人的照片分发给我们。这些照片都是他亲自拍的快照。当我看到好久未见的妻儿的相片后非常激动。大家都十分感谢丁先生体贴入微的关怀。

一年多的时间，一个性能良好的庞然大物——Mark J探测器终于矗立在谱仪大厅里，这是全体Mark J小组全体同事们汗水的结晶，其中包括了我们中国同事的贡献。我们都很好完成了各自的任务，丁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赏。不久，就在这台Mark J探测器上取得了胶子喷注发现的出色工作。

大家辛苦了一年多，在实践中学习到了许多高能探测器的前沿知识，提高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同时从丁肇中先生身上学习到了严谨、执着的科学精神和作风，对以后回国参加北京谱仪的建造大有裨益。

回顾我的人生轨迹，在Mark J学习、工作的这段时间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40年过去了，至今难忘，谨记录下来作为历史留存。

(作者系58级校友、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原广西大学校长)

图书馆举行“校庆季·朗读者”读书沙龙活动

本报讯 4月21日，我校图书馆与中国知网，惊蛰文学社、爱乐协会，双馨书画协会，校学生舞蹈团联合举办以“校庆季·朗读者”为主题的读书沙龙活动近百名教师和中小学生参加了该活动。

师生们的朗诵或亲切真挚深情昂扬，或温婉豪迈天真烂漫，每一个人都用心去诠释朗读的真谛与韵味，用生动的表演去抒发内心真挚的情感，台上的每一位朗读者都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之后，校学生舞蹈团和校双馨书画协会、吉他协会的的同学为大家带来舞蹈书法表演，为活动助兴。活动还为大家准备了国学书法体验环节，现场师生积极踊跃参加，纷纷走到台前展示自己的书法水平，外国留学生也争先恐后上台提笔挥毫。他们共同写下七字校训“红专并进一甲子”，献给母校60周年生日。

在紧张刺激的有奖竞答环节中，通过知识问答的形式增进了同学们对校情校史的认知，弘扬了老一辈科学家们孜孜不倦的科研精神。　(图书馆)

迎60周年校庆学生书画展举办

本报讯 4月23日，中国科大校庆60周年学生书画展开幕式在东区图书馆二楼举行。校团委、校团委青年志愿者中心、图书馆、图书网络档案联合团总支及学生代表和原创作者数十人等参加。

本次迎书画展共征集了70余件作品，收集了近30位同学的原创作品，种类涵盖硬笔、软笔书法、国画、油画、水粉画、电脑作画等，展现出科大同学们的艺术创作能力和艺术想象力。

开幕式上，蜗壳画社同学与双馨书画协会同学依次发言。以自己身边的例子阐述了举办这次书画展览的想法，希望通过这样的公开活动，让更多人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更好地提升自身综合素质，让校园文化更有活力。

本次书画展第一期展出时间从4月23日开始至5月6日，在东区图书馆二楼大厅展出；5月7日至5月20日将在西区图书馆一楼大厅展出。

开幕式结束后，所有参与同学前往英才书苑进一步交流，切磋技艺、畅谈心得，同学们纷纷表示在科大60周年校庆之际创作自己的作品参加展出，心情激动之余身感特别的荣耀，不管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中都将继续努力，坚持自己的爱好，把文化艺术传递给更多的人。

(校团委 校学生社团管理指导委员会 图书网络档案)

蔷薇依然

✻ 丁翠平

如期地温暖了归人的心房。
墙上花叶芬芳依然，
院内风景各自安祥，
蔷薇花的院墙。
一座又一座，
暮色沿街走过
点燃心中的梦想。
散发着熟悉的味道，
墙上的蔷薇花，
走过她长长的围墙，
不敢打扰她的神秘端庄。
在一座传说中的门楼前张望，
还记得初到省城的惶然，
慢慢疗愈青春的感伤。
等少年的泪落下，
静静陪伴，
与这些花儿诉诉衷肠。
迷途的怅惘，
一些难言的心事、
氤氲出浓浓的书香。
点染着课本，
鲜嫩多汁的花瓣，
蔷薇绽放往昔芳华，
仿佛又走在上学的路上，
也照亮小小黑瘦的脸庞。
花朵红艳着素色的粗衫
绿枝低垂，
翻开了无数的晨辉晚霞。
一翻再翻，
把一本破旧的小人书，
喜欢坐在篱下，
蔷薇开时
往日的贫寒。
斑驳的篱墙留存着，
隐约又回到童年的小院，
如期点亮行者的双眼。
墙上的花叶烂漫依然，
院内的风景各自喧哗，
蔷薇花的院墙。
一座又一座，
晨光沿街走过，

夏风微醺

✻ 任随平

夏日的风是窖藏过了的，一旦散逸出来，必是带了醇香的，漫山遍野，村头巷尾的，熏香了村巷，熏香了大地。

几场微雨过后，整个山野清新如擦洗过一般换了妆容。杨柳的叶子在闪闪烁烁中摇曳着明丽的光斑，散落在地上，碎银一般浑圆地滚动着，林地上满是不知名的野花，密密匝匝地耀着眼，像谁随手拧亮了的灯盏，黄的，粉的，紫的，蕊里透射着亮光，叶片上散逸着馨香，弥弥漫漫里，洇出一片馥郁，一片葳蕤。这时候，风是徐徐的，若步履曼妙的女子，一袭轻纱遮面，浅露几分笑靥，从你的鼻息处漫过去，从你的脖颈间挤进来，又不容觉察地从你我的袖口窜出去，就在你我俯身的瞬间，香了衣衫，香了肺腑。

山野里的油菜花这时候是浓浓郁郁地开着的，灿灿然，悠悠然，同样自在悠然的还有群舞的蜂蝶，它们不停顿，也不忙乱，在一份淡然的境界里独享着安谧与甜蜜。荷锄而立的长者，正在拿下头顶的草帽，随意地扇着凉，凉风里，必是丝丝缕缕的幽香了。立得久了，便哑然而笑了，笑了，也即笑出了声。

这幽静的山野，这绵密的花香，这亦步亦趋的暖风。

回首，小河边的石桥上，谁家的女子倚柳而立，纤细的手指拉扯了柳梢拢在额际之上，望着桥下的浣衣人说笑着，笑声若柳，抑抑扬扬；笑声若水，叮咚清韵。而远处田地里的男子，正在望着石桥出神。

石桥之外的人在望风景，望风景的人正立在桥上，桥下的风景涤荡在水流中。这一切，就像一首诗，抑或一阙记忆经年的词，被午后的风记诵着，传扬着，在你我的眼眸深处，亦在你我的念想深处。

及至雨落起来，夏日的雨或急骤，或舒缓。骤急的雨总是落在一场疾风之后，而那怡然自得的雨丝，大多在黄昏来临之时飘起。在乡野，我总是喜欢一场不疾不徐的细雨，乘着暮色向晚之时落下来。雨顺着山势拢过来，雾霭一般，柳如烟，烟若柳，烟柳横斜里绕着人家的青青瓦舍斜插过来，雨丝里带着清新的泥土香味，缓缓地落着。屋顶的炊烟也急不可耐地溢出来，绕着瓦舍萦回不去，依依恋恋的。这时候，风是静默着的了，唯有烟拢着雨，雨裹挟着烟，烟雨迷蒙里，洇染出一片苍苍茫茫的夜色了。

牛羊早已归圈，屋舍的灯火次第亮起来了，而烟雨依旧迷蒙着。望雨的人临窗而坐，昏黄的灯光挤出窗外，斜斜地洇染开来，低墙边的蔷薇笼罩在苍茫烟雨里。雨势渐渐弱下去了，风轻轻地摇晃着身子，翻过低墙，摇曳着一树迷乱的芬芳，复又轻轻地送过来，临窗的人伸了伸脖颈，凑过鼻息，深深地吸了口气，之后，便是长久的静默。

静默里，守候住一夜馨香，守候住一夜无眠的遐思。

此刻，我就临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空地上的花草出神，挤过窗棂的风拂过我的面颊，手中杯茗的清香逸散开来，我知道故园的夏日已是浓烈之时了，我多想再次只身返回故园，安坐在小屋檐下，让穿过村巷的清风，掀起我的薄衫，抚慰久渴的魂灵。

夏风微醺，迷醉余生。

一鉴亭
副刊　第510期